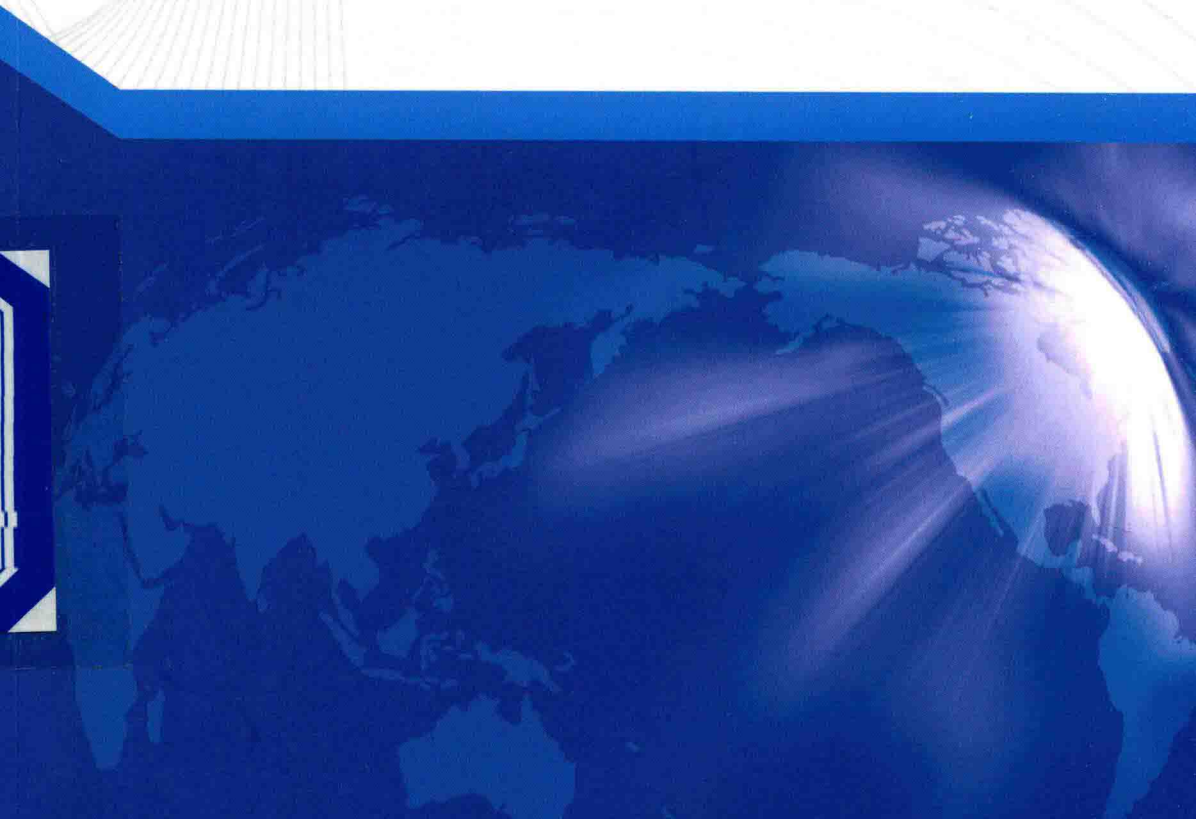


图书馆管理与阅读服务创新

李永钢 张海静 王 力 主编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馆管理与阅读服务创新

李永钢 张海静 王 力 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管理与阅读服务创新 / 李永钢, 张海静, 王力主编. —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80-3412-3

I. ①图… II. ①李… ②张… ③王… III. ①图书馆管理②图书馆服务 IV. ①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3580 号

策划编辑: 汤 浩
责任设计: 林昕瑶

责任编辑: 汤 浩
责任印制: 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A40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4

销售电话: 010-67004422 传真: 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2119887771>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75

字 数: 265 千字 定价: 62.00 元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前 言

图书馆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我国古代的藏书阁和藏书楼为例，与国家的藏书机构相互结合，众多经史典籍都能在其中找到抄本。其后的近现代图书馆引进了国外图书馆的相关模式与内容，使得我国的图书馆与世界接轨，信息量更大，功用更全面，服务范围也更广泛。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无形之中弱化了图书馆的传统作用。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图书馆。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与存储方式，以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原有功能，拓展适应新环境的新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全面提高全民素质，让社会更加和谐文明，连续出台多种政策法规，制定实施细则，让图书馆建设从高校到小学，从城市到农村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稳中有进地开展图书馆的普及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图书馆建设的数量与质量显著提高，社区图书馆、乡村图书馆的出现更是让图书馆走下神坛，进入到千家万户中去，让图书馆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加可感可知，可以有效使用。

本书从图书馆的前世今生，从图书管理、图书管理员素质提升，图书馆相关政策与立法，以及未来图书馆的发展与研究等方面作深入浅出的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关注我国的图书馆工作。

目 录

第一章 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1
第一节 图书馆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二节 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轨迹	15
第三节 图书馆文化及其功能性介绍	38
第四节 图书馆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价值	44
第五节 从图书馆事业发展看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现状	48
第二章 图书馆现状分析与评价	52
第一节 图书馆建设事业获得迅速发展	52
第二节 图书馆现代化建设获得历史性突破	66
第三节 图书馆学与多学科交叉的现状分析研究	70
第四节 文献信息服务出现新面貌	75
第五节 从国家历次“五年规划”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	81
第三章 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	87
第一节 图书的管理制度	87
第二节 图书馆员发展的职业化	98
第三节 图书馆服务新理念	115



第四节 读者的阅读需求与管理服务	119
第五节 图书管理员职业化建设的思考	138
第四章 图书馆的法制建设	142
第一节 图书馆立法	142
第二节 图书馆立法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50
第三节 图书馆法制建设和业务规范初见成效	168
第五章 图书馆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72
第一节 图书馆发展存在的问题	172
第二节 图书馆服务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75
第三节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性研究	180
第四节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1
第六章 图书馆的发展未来	198
第一节 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198
第二节 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互融共促进作用	207
第三节 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主流方向	219
第四节 图书馆的发展呈多维状态	240
第五节 图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	249

第一章 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图书馆的起源与发展

图书馆是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它的产生和出现是以文字的产生为前提的。在我国，它经历了漫长的“封建藏书楼”时期，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图书馆起源于奴隶社会，成熟于封建社会，那时文献流通量小，重藏轻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近代图书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对文献藏用并重。现代图书馆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全面开放的信息系统。未来的图书馆将是无纸社会的产物，是没有围墙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社会变革的挑战面前，图书馆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一、图书馆发展历程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图书馆”主要是典籍收藏的一个场所。封建社会的藏书楼是从战国直至清代末叶，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促进了官府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兴盛。写本书的盛行和印刷术的推广，学术文化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连绵不绝。宗教的传播，为佛寺、道观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书院的创立和发展，促成了书院藏书系统的建立。

当时，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大体可以分为四个体系，即官府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观藏书。用于收藏典籍的图书馆几乎贯穿着我们整个封建社会的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以藏为主，图书馆文献仅为少数人利用，所以人们普遍称这个时期的图书馆为藏书楼。可见古代图书馆以收藏和保存图



书为主,基本上属于宫廷和神学的附属品。

根据文献和考古来看,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朝就已出现。关于图书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就有了藏书之举。商王朝从商汤开始就有典籍记载了推翻夏王朝的历史,并设有史官负责收藏商王的言行、前朝的文献和刻辞甲骨。其中刻辞甲骨是今人所见最丰富的原始文献,主要有干支表,记事刻辞和卜辞。甲骨卜辞更可视为一部编年体的商代百科全书,记载占卜与应验情况,是统治者寻求神权统治的依据,文献多贮藏于宗庙“龟室”中。

我国图书馆起源于周朝,周代除王室有收藏文献的库室外,各诸侯国也有本国的文献库室。另外,周朝设有专门收藏典籍的机构“盟府”,并配下史一职进行管理。

《史记》记载,老子曾任周朝的“收藏室之史”。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老子做柱下史,博览古今典籍。随后,从春秋到战国,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以竹木和绵帛为载体的文献,更加方便了社会信息的记载和传播。藏书事业也由官府著述、垄断藏书发展到公私并存,官府与知识分子俱有。这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收藏书籍用于著书立说,即出现了私家藏书这种新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已经有大量藏书,又将周朝与诸侯六国的藏书集中起来,使秦朝藏书大大增加。但战国时的语言文字多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且没有文献记载秦进行过有目的地整理。而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布了“挟书律”,推行愚民政策,焚毁民间藏书,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焚书”活动开始了,许多重要的先秦文献古籍付之一炬。民间藏书保留三种:一是记载秦国历史的秦记,二是由于职务需要,秦博士个人自藏的书籍,三是官府所藏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但到秦末,楚霸王项羽入关火焚秦宫,秦代官府藏书也损失重大。秦始皇焚书坑儒,使藏书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洗劫。西汉王朝建立后,实施扶植文化的措施,并用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完成了向封建大帝国的转型。西汉政府重视图书事业。西汉初,相国萧何在未央宫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其中石渠阁和天禄阁后来成了皇家藏书馆的别称。汉武

帝时，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同时组织人员抄写，定出标准本收藏，在宫内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收藏图书的馆舍，“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等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其中“秘府”又称“秘阁”，就是皇家藏书馆的名称。到了东汉有了专门的“书市”，人们能够方便地买到要看的书籍。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更是以藏书、校书显世。汉代，奠定了我国皇家图书馆的基础，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从此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历史轨道。

秦汉以后，图书馆工作逐渐与档案管理和史官职责相分离，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为纸质文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竹木简是秦汉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将字刻在竹或者木削后的片上。竹木简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重，刻字很麻烦，根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秦始皇每天批阅奏章就达到100多斤。竹木简的长度不一，用途也各有不同。长简一般是用来书写国家的法律法规，抄写各种经书。由于其较长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册”或者是“典”。而短的木简则用来写传记等，字数多少没有定数，少的可以一两个，多的达到几十个。秦朝时期对简的长度相比于汉朝较严格，秦朝对竹木简的大量使用比较常见。

帛书出现时间相对竹木简晚，但是在使用时间上却是同时的。帛相比竹木简最大的优点是书写简单，重量轻。但是帛由于其比较贵重，因此在秦汉时期，帛书和竹木简并行使用，帛书并没有代替竹木简。帛书的长短是比较随意的，可以根据内容大小随意改变。

石刻书籍形式。秦汉时期出现了石刻文字，石鼓文发起，使得秦汉时期的石刻比较兴盛。秦始皇巡游时，经常在石头上刻字，当年的琅琊山石刻依然存在。而汉朝时期的石刻最早兴起于鲁孝王的“五凤石刻”。其后出现了石碑刻字，用来颂扬死去的人，或者用来赞扬某大型劳动工程。直到东汉灵帝时期，石刻书籍出现，它是书法家把经书抄写在石碑上，这种工作主要由专门的木匠完成。石刻书籍促进了雕刻印刷术的产生。

纸本书籍形式。西汉以前的帛书和竹木简都存在各种缺点，直到西汉宣帝时期，发明了麻纸。此时麻纸比较粗糙。东汉中期蔡伦发明蔡侯纸，促进了我国造纸术的产生。蔡侯纸价格低，容易书写，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的造纸术的产生,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争频仍,无论是各国的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历经几度积累、破坏和恢复,但图书馆总体仍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隋唐之际,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出任秘书省官员,广购天下图书,并选拔书法好的人抄书,然后收藏于秘书省内。玄宗也特地修建书院,专门抄校书籍。还聘用女子管理员,在长安就抄写了5100多卷书,并且把这些书装饰得非常考究:玉轴牙签,肖锦飘带,不同种类着不同颜色。

宋代太宗建立崇文院,专作藏书之地,后来又另设书库,叫秘书阁。当时著名的个人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让别人借阅,与现在的阅览室差不多。

元朝,专门收藏书籍的图书馆,先有宏文院,后有艺林库。至明清两代,国家藏书得到空前发展,明朝宫廷建有文渊阁。我国最大的类书,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明迁都北京时搬到文楼。

清朝的藏书处所之多,拥有图书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有名的国家图书机构,北京有文渊阁、文源阁,承德有文津阁,沈阳有文溯阁,镇江有文宗阁,扬州有文汇阁,杭州有文澜阁等。《四库全书》被抄写成七份,分别收藏在这些阁中。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大都用亭、台、楼、阁、斋、堂、轩、居、室、庵之类作名称,其中尤以阁、室、院、馆为多。不过,这些藏书并不会对外公开,一般的老百姓是读不到的。

1. 商、周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图书馆在我国起源较早,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图书馆的存在。当然,那时的图书馆与我们现在的多功能图书馆功能差异较大,完全是两个概念。彼时,图书馆主要用来收藏典籍,图书馆的使用功能极其小,只有特定的人群才能用得上。

典籍收藏的起源,中国文字起源很早,文字的创制为典籍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是具有严密文字规律的古代文字。公元前11至前8世纪,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商、周王朝,已有担任文化事务的史官和宗教事务的卜、贞人。他们把占卜时间、占卜者姓名、占卜的结果等卜辞刻于甲骨上,形成早期的文献。《尚书》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商代已有记录史事的典、册。

既有文献，且有专门史官管理。史官对这些文献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积累、整理和储藏，是古代典籍收藏的雏形。

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增多，有专司文件起草与发布，典籍管理与提供检阅利用的史官。史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各诸侯国亦有史官专门记言记事。官守其书。先秦文献记载有策府、天府、盟府以及室、周室、藏室等称呼，可能是分别收藏文献的处所，并由史官管理。史官对典籍产生、收藏、传播和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战国以前的这种藏书室就是中国图书馆的起源。

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秦朝结束了纷乱的战国时代，对中国实现了大一统，秦始皇在统一了度量衡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典籍也进行了统一。简册、帛书盛行时期的官私藏书秦汉的宫廷中都设置专门官吏管理图书典籍。秦末焚书，先秦图书遭受损失。汉初，宫廷中建造专门楼阁贮藏书籍，如天禄阁、麒麟阁、石渠阁。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宫廷藏书初具规模。西汉末，朝廷中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初步建立起宫廷藏书与官署藏书。刘向等整理官府藏书，使藏书制度逐步完善。西汉末，藏书散失，但东汉之兰台、东观仍为朝廷中重要藏书和校书的机构。恒帝延熹二年（159年）朝廷设置秘书监，官府藏书开始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私家藏书在战国时出现，但当时藏书家不多，藏书数量不大。两汉私人得书较易，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又需要自备藏书，私家藏书逐步增多。宗室刘德、刘安和学者扬雄、马融、蔡邕都有藏书，有的达数千卷。

三国以后，图书以纸写本为主，书用纸卷写作，制作方法简便，利于流传，图书数量激增，从而全面促进各种藏书处所的建立。三国两晋间，于秘书省下设秘书监，主管艺文图籍和著述、编纂，官府藏书迅速发展。晋之东观、仁寿阁，南朝宋之聪明馆、齐之学士馆、梁之文德殿，以及北朝北齐之仁寿阁、文林阁，后周之麟趾殿，都富有藏书。秘书监官吏众多、分工明确，不断进行官府藏书的整理、编目，积累了历代著作并收集当时行世的重要著述，还利用藏书培养宗室子弟和新进士子，官府藏书成为朝廷重要文化学术机构。官吏和文士皆以藏书相尚，晋朝张华有书30乘（车），连官府也向他借抄。梁朝沈约有书2万卷。梁朝任昉藏书万卷，多异本，可补官府藏



书之不足。佛教藏书因佛教的流行和道教的兴盛得以发展,佛教寺院既是译经、传经之地,也是佛教典籍收藏之所。两晋、南北朝寺院林立,藏经甚多,梁代宫廷中有华林园藏佛典,编成《华林殿众经目录》,著录佛经3700卷。定林寺编成《定林寺经藏目录》。道教典籍在逐步积累中也形成专藏。但按道教教规,典籍一般不广泛流传,只秘藏道教宫、观中。南朝刘宋的崇虚馆通仙台、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北朝北周的玄都观、通道观等都富有藏书。

3. 隋唐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隋唐是中国藏书事业发达的时期。隋唐图书编纂与著述的兴盛,文化学术的繁荣,促使公私藏书空前兴盛。隋代秘阁藏书各写若干副本,以书轴装潢不同颜色区分等级,两京各有藏书多处,西京长安的嘉则殿、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在藏书数量,书库装饰,管理秩序上都名噪一时。唐代官府藏书设置更多,如弘文馆、史馆、集贤书院,都是规模很大的藏书机构。各处均分设专门官员,由秘书省组织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入藏事务。唐代官府藏书在提供朝廷政事参考、编纂史书、校勘经典、培养宗室子弟与新选进士等工作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安史之乱,唐代官私藏书多有损失。唐末五代时,藏书又有继续发展。隋唐时期,私家藏书多集中于京都等大城市及四川、江南等地,如李泌藏书称插架3万轴。有些藏书家开馆供四方人士阅读。私家藏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隋唐时,宗教藏书更趋兴盛。唐时长安有大兴善寺,洛阳有上林园设立译场,翻译佛教经典。玄奘回国带回佛典,于长安大慈恩寺译经,长安大慈恩寺、弘福寺等都有大量佛典收藏,封建统治者采取统一译经、抄写,分送各地寺院收藏的办法,使全国各地寺院大量收藏佛典。佛教僧侣还编制佛经目录。道教典籍的积累和收藏在唐代最为丰富。官府组织编纂与抄录,分送各地宫观,逐步形成唐代道教的藏书体系。

4. 宋元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印本书时期的官私藏书和书院藏书。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后,逐步推广于民间。五代以后,印本书兴盛。从宋代至清末,出现各种印刷方法,图书生产和流通趋向专业化,官刻、私刻、坊刻系统形成,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初在收集五代十国官府藏书基础上建立了

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公元978年，崇文院建成。崇文院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院、西廊为史馆书库，分经、史、子、集4库。又抽取珍善藏本别建秘阁。宫廷中还建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四门殿等藏书处所。专藏历代皇帝御笔文集、真迹、书画。北宋末，藏书多有散失，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建秘书省，收藏和整理图书，并有补写所从事书籍抄写。此外，各地诸州学也建阁藏书。辽道宗时，有乾元阁。金章宗时，有宏文院。元代统一中国后亦广事收罗，元文宗时，有艺林库，皆以书籍积累众多闻名。宋以后，私家藏书遍于各地。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皆以藏书辅助写作活动。如江正、李昉、宋敏求、王钦臣等。司马光藏书注意保护，传为佳话。李公择置书于庐山僧舍，可供众人阅读。蜀之晁公武，浙之陆游，闽之郑樵，江南之尤袤、陈振孙、周密等，皆是著名藏书家。由于藏书版本增多，数量剧增，私家藏书目录相继编制和流传，部分藏书家藏书公开，亦有利于文化交流与学术发展。和官府、私家藏书相互辉映的还有书院藏书。书院是宋元时兼有讲学、研究、进修诸种职能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皆备有书籍，供学者和生徒使用。书院藏书的来源，有朝廷赐送、私人赠送、书院自行购置等。藏书有专门楼库收藏，并有专门人员管理。藏书利用甚为普遍，在各种藏书类型中独树一帜，特别在书院教学、著述和研究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辅助作用。

5. 明清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

1407年，《永乐大典》编成，入藏于文渊阁，后迁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渊阁书籍并编制目录。嘉靖时还建造了皇史宬，建筑全部是石头结构，收藏皇帝事迹、实录、宝训、玉牒于金匱中，取“金匱石室”之意，至今无损。宫廷中亦设置多处藏书楼阁。此外，国子监等官署亦编书、印书、藏书。各地州县学亦积累藏书，成为地方性官府藏书。清立国后，除保留文渊阁藏书外，还建立了多处藏书楼阁。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7部，并建楼收藏，其中江南三阁供士子借读，可视为公共藏书楼（见四库七阁）。此外，宫廷中有养心殿的“宛委别藏”，还有五经萃室、紫光阁、



南薰殿、味腴书屋等处收藏图书。刻书处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书,形成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

1776年,设立文渊阁职官,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校阅等官吏,直接管理整个官府藏书的工作。在近代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四库七阁中的文宗、文汇、文源等阁彻底被焚毁。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私家藏书继承元代私家藏书的遗风,并略有发展,如明宗室和诸大臣均富有藏书。明代中期后,江南藏书家唐顺之、王世贞、刘凤、钱谷、沈节甫、茅坤均名著一时,特别是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范钦的天一阁均为较大藏书楼。万历以后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祁承燾的澹生堂和陈第的世善堂、徐(火+勃)的红雨楼等,在私家藏书中又属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继起的藏书楼有钱谦益的绉云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书亭,皆名重一时,尤以黄宗羲之续抄堂,其抄书目的和藏书利用为时人所称道。

清乾嘉年间,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并出现嗜书成癖的收藏家,专收宋元版本的鉴赏家,从事书籍校勘整理的校讎家,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鲍廷博、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等亦以藏书、校勘、刻书闻名于世。鸦片战争以后,各地藏书之风仍然兴盛,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至于苏州潘氏宝礼堂、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海盐张元济、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铎、武进董康、长沙叶德辉、吴兴刘承干(见嘉业堂)等,都在藏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全国书院达1300多所,书院由政府控制,其作用由讲学发展而至考课。书院藏书不仅为山长教学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学习参考,故普遍建成藏书楼,藏书数量和管理方法更趋完善。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藏书来源更为多样,书籍内容广泛,藏书楼有专门管理人员,兼制定管理条例与规则,成为书院重要辅助部分。

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书院改设小学堂。书院藏书成为各地中小学校图书馆藏书的重要

来源。

当然，这些所有的图书馆具有浓厚的封建社会氛围，就算是较为发达的明清阶段，其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仍是进行典籍收藏，而且功能性、目的性甚是单一，与近现代的图书馆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概念。

二、对图书馆的认识

通过我们古代一直到今天的图书馆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对图书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很早以来，国内就有学者对图书馆发展及其规律进行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多数都是针对某个阶段所做的，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不够。在图书馆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存在标准模糊和结果相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和后现代图书馆三个时期的划分上。另外，缺乏对图书馆最高发展目标的研究，导致对图书馆发展方向认识不清，对发展规律把握不准，对发展思路亦没有厘清。

图书馆主要职能（第一职能）这一特征划分图书馆发展阶段，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主要职能，不同阶段的主要职能不同，主要职能变化导致阶段变化。同时，以主要职能的变化为主线，对各阶段图书馆形态进行研究，认识图书馆发展特点，预测图书馆的未来，以为图书馆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长期以来，图书馆人一直在探寻图书馆的本质，追问图书馆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图书馆是“信息中心”，这并不确切，因为图书馆中的内容不是信息，而是知识，知识是系统化了的信息。在互联网这个信息世界面前，图书馆拥有的信息显得更为渺小。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公共图书馆要发展成为百姓的“公共书房”，“书房”和“图书馆”本质上讲没什么区别。还有人提出图书馆是“第三文化空间”，很有现代气息，但这一提法过于泛指。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的定义，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文化空间都属所谓的“第三文化空间”。

“知识宝库”和“知识殿堂”体现了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但含义并不贴切，大体上没有超越对藏书楼的认识。《公共图书馆宣言》提出，图书馆是“信息公平的守望者”，受到国内图书馆界，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界的热捧，



但是这一定位也不准确,在西方社会也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在中国社会就更不合实际。“信息公平”是政府的责任,图书馆的作用是有限的。对公民影响最大的、关乎民生的信息并不属于图书馆工作范畴。博尔赫斯“图书馆是天堂的模样”的诗句,让一些图书馆人陶醉,其实这是诗的语言,不是规范用词,更不是科学语言。客观地看待图书馆的历史定位,科学总结图书馆的发展特点,正确地把握图书馆的未来,是历史赋予当代图书馆人的神圣使命。

1. 客观看待图书馆的历史定位

(1) 图书馆的前身是古代藏书楼——藏书中心。天一阁、文渊阁、文津阁等是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准确地说,它们都是藏书楼,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楼是图书馆的前身,是藏书中心,即文献的档案馆或博物馆。藏书楼与图书馆有根本区别,藏书楼重藏轻用,其职能是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承图书文献。图书馆则相反,强调藏是为了用,用是目的。

藏书楼只为极少量的社会“精英”服务。皇家藏书楼为帝王将相服务,寺院藏书楼为内部僧人服务,民间藏书楼只为自家人服务,他们多数也是富豪权贵。藏书楼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印刷出版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使图书文献得以保存和传承。

(2) 近代图书馆是阅读中心。由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转变,面向社会大众开放是近代图书馆的主要特征。近代图书馆是受变法、维新等外来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的。早期的汉语中并没有“图书馆”一词,该词是后来由梁启超先生从日语中转译过来的,是个外来语。图书馆强调藏书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用,1921年刘国钧先生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就精辟概括了近代图书馆应该是为广大平民提供借阅服务的机构。“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为普通民众提供阅读服务,提高大众文化素养是近代图书馆最主要的社会职能。

(3) 现代图书馆是知识公园。图书馆往往并不是知识的直接生产者,但是图书馆是知识的收集、加工与保存的场所,这些知识一旦进入图书馆,图书馆就成为知识的载体,向公众开放。高校图书馆本身就比较侧重该项服务,而目前,即使是公共图书馆,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向读者提供知识服

务,包括数据库、阅读推荐等显性知识,也包括阅读沙龙、知识讲座等。

图书馆是知识公园,自然而然,无门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园和百姓很亲近,没有心理隔阂,没有门槛,更没有门锁。图书馆像公园一样,普通百姓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从有门到无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殿堂”的主人不可能是百姓,公园的主人才是平民百姓。读者进出无门图书馆,就像进出公园一样自由自在,因为他们是主人。现代图书馆是信息社会的产物,旨在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知识的需求。知识是现代图书馆的核心,尤其在数字图书馆背景下,知识服务更是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开放与平民化是现代图书馆的时代特征。因此,知识公园是现代图书馆的准确定位。

2. 科学总结图书馆的发展特点

(1) 图书馆发展的基本特点。纵观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再到现代图书馆,不难发现,图书馆的发展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服务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条是服务对象从精英到平民大众,而且,二者是并行的、同步的。

古代藏书楼闭而不开,近代图书馆服务方式从闭架到半开架,现代图书馆从开架到全开放,进而发展成为知识公园,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古代藏书楼只服务帝王、僧侣和富豪权贵等少数社会精英,近代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也只是社会知识精英,现代图书馆则扩展到全社会平民大众,这是从精英化走向平民化的过程。

(2) 图书馆最重要的价值。阅读和共享是图书馆的最重要价值之一。图书馆强调藏书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这里讲的使用其实就是阅读。通过阅读,获取知识,然后再发挥其他职能。图书进入图书馆以后,可以提供给不同人阅读使用,这是图书馆文献共享最原始、最本质的精神内涵。图书进入图书馆以后,实现了共享,使图书利用率大大提高,这是图书馆生命力之所在。现在我们说的文献共享一般是指不同图书馆之间的共享,只是图书馆文献共享内涵的外延扩展,是重要的,但不是本质的。因此,可以说,图书馆是图书文献共享阅读最重要的实施机构。

(3) 图书馆的灵魂。图书馆是有灵魂的,即文化。对于这一点,业界已